

抵达印度后，她先去参加了同事的锡克教婚礼：“和中国人嫁娶挺像的，新郎要去接新娘，新娘的亲朋好友会堵门，家人送的礼物里有被褥，新娘还要回门。婚礼足足持续了三四天，非常热闹，吃完自助餐，大家就会一起斗舞，斗舞，斗舞。”

婚礼过后，她决定一个人，跟着《孤独星球》的导航，深入印度腹地：泰姬陵、琥珀堡、风之宫殿，还有克久拉霍被遗忘在荒野的千年寺庙群，安拉阿巴德每6年举行一次的“半壶节”——将近1亿人会前来集会，整个河岸都是跳入河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河滩上晒满五彩纱丽……

她说，恒河两岸像是一个巨大的实景沉浸式戏剧节，这一段是绵延的庙宇，晨祭晚祭连绵不绝；那一段是露天瑜伽，她和当地人一起练了一个小时；再一段会上演《追风筝的人》，孩子们在每个屋顶的露台上舞动风筝线；还有一段甚至是最受印度人欢迎的火葬场：“他们梦想死在瓦拉纳西，并在恒河边被火化，传说可以从轮回中解脱。”在这个火葬点，每天有1500具尸体被火化，尸体被架在巨型的木头堆上焚烧，骨灰随着风一直飘到Swen的面庞。“我看到破碎的骨架，灰色的，我扭头想要走，被当地人追上来说：为什么逃？你要直面死亡。”

但是当这个人开始炫耀他出众的“按摩”技术，Swen还是赶紧逃跑了。在印度短短的三周内，她遭遇到三次性骚扰——一次，她从著名的“金庙”出来，被一个男人尾随了很长距离，试图搭讪。男人终于离去后，一个始终跟在他们身后的、二十多岁的小胖子对她说：“我



上图：Swen 在泰姬陵。图片由 Swen 提供

替我的国人向你道歉。”Swen觉得，“他刚才默默跟在我们后面，是一路想要保护我吧”。

在她看来，印度有点像是原始丛林，有自己的丛林规则，比如恃强凌弱：“如果我挺胸抬头走在路上，基本上不会被人骚扰；但是有一天我比较累，低着头边看手机边走路，很快就有几个男人过来故意蹭我。”

还有一次她去参观降旗仪式，仪式结束后，现场有老师和学生想要和她合影，一群人围在她身后，就在按动快门的一瞬间，她感觉到私处被人飞快地摸了一把，回头再看却根本找不到是谁——应该是其中一个中学生。

当然也有只是想合影的男人。在克久拉霍的乡村，看到她走在路上，老远隔着一两百米就会有男人奔跑过来，嘴里嚷嚷着“Selfie！Selfie！”（自拍）。“就像我们几十年前看到外国人一样，纯属好奇。”

去印度之前，媒体聚光灯下的印度让Swen感觉“那里的女人只要出门就会被强奸”，实情当然并非如此极端，但女性在印度仍然需要多加小心。从斋普尔去阿姆利则的夜行大巴上，她选择了女性乘客作为邻座：“那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女孩，她对我说，一个女孩子坐这种过夜的巴士是不安全的。”“我会故意穿得比较鲜艳，因为在印度，你只被一个人看到是危险的，要尽量被很多人看到。走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警惕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融入当地风土人情的时候，对人也不要完全信任。如若不得不在深夜出行，不要沿着街边走，不要穿行阴暗的小巷子，尽可能走路中间，尽可能引人注目。”

当被问及印度当地女性的生活状态时，Swen思考了片刻：“这么说的话，我在印度遇到的女性确实不多。”除了大型集会和家庭聚